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九

石刻十二經并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易九石書十石詩十六石周禮十七石儀禮二十石禮記三十三石春秋左傳六十七石公羊傳十七石穀梁傳十六石孝經一石論語七石爾雅五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七八尺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正書題首隸書在西安府學

周易九卷　王弼注上經下傳共二卷　韓康伯注繫辭說卦共二卷

又王弼略例一卷

經文不錄十二經皆仿此

尚書十三卷　孔氏傳并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敎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廿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廿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毛詩廿卷　鄭氏箋

周禮十一卷　鄭氏注

儀禮十七卷　鄭氏注

禮記廿卷　鄭氏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

御删定禮記月令表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

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奉勑注

臣聞昔在唐虞則曆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更宜　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

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
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
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
宣城大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
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旻待　制官安定郡
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　綸旨極思何
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
莫副　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春秋左氏傳卅卷　杜氏集解并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

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紀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也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

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傍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厯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

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
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
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衞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
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
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
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

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巳妖妄

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

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

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

亦無取焉

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

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

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

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廿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挍哀王廿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廿七年楚懷王之

卅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廿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卅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卅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廿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

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卽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尙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太甲

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何休學并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

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范甯集解并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從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爲之逾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襲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葢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

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弃其所
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
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
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
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
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
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惜也左氏
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
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
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進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冐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孝經一卷　明皇御注并序

序同石臺孝經已見八十七卷不錄

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并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廿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廿二篇其廿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廿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
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
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
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
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
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
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
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
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
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

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爾雅三卷　郭璞注并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揔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号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

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
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
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撰箋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
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百□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

五十二字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
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
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
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栢暠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
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
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
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
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

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淸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
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閣閭閒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閒石經乃開成中鑴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
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
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
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
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

羽者白鄭請輦入城鄭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
務玉羽紿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
賊爲虐鄭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
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没腐壞
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子欲徙置於學府
之北墉子且伻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
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瀜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
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鋼殘缺分爲東西
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
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

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
璧琬炎㸌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
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捉入其貲有欲
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郎建言崇飾增廟非古
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
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
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
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
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遐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
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

在於是自周末至隨千餘載之閒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鑱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百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

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黎持

新移石經記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紀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

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石墨鐫華

國子學石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

名十行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

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

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

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克詳定石經字新

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竝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

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愚

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

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

之乃知經中之謬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于左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襃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决必有所遇脫所字蠱則飭也飭誤作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字姤遇也姤誤作遘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作煇君子以治歷明時歷作曆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嚮嚮

作譽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字
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繫辭下同
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問以
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明明也明辨晳也辨吉凶
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
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
下添一也字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其先
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作荃愈誤作喻二无誤作無
者即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

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別
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
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　尚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
字臣下罔攸稟令令誤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循乃汝世讐世誤作誓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
誤作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
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
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于

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
中誤作田舒懮受兮懮誤作憂予尾翛翛翛誤作脩
戎車既飭飭誤飾以祈黃耇祈誤作祁涼曰不可涼
誤作諒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俟疆俟以疆誤作彊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雝雝鳴鴈雝作雍之死矢
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
同和鸞雝雝雝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
之也以作而維塵雝兮雝作雍既匡既敕敕作勑其
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
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雝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後改者抱衾與裯裯誤作稠不瑕有害瑕誤
作遐鱣鮪發發發誤作撥噂沓背憎噂誤作蹲如彼
遡風遡誤作愬駉駉牡馬三章牡皆誤作牧皆卽其
誤改之云何其肝脫其字添　周禮女史八人史誤
作使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作邦內饔豕盲眡而
交睫豕誤作施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緦誤
作緣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作槁司市市司帥賈
師而從賈誤作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覲襆氏
府一人一誤作八鬯人柴門用瓢齎用誤作明司几
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罄王

大食三侑侑誤作宥大師令奏鼓朄鼓誤作暫大祝

四日禜禜誤作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凡以

神仕者仕誤作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大司馬旗

居卒閭居誤作車枌胡之笴笴誤作笥矢人前弱則

俛俛誤作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疕瘍者

疕上多一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

字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

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士冠禮捷柶興

捷誤作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作祖楅髹

橫而奉之奉誤作拳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太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敗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作之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作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移下同祝延尸延誤作筵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作桃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觶下主人賓爵並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

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御刪定月令在曲禮前月令人乃遷徙徙誤作徒徒其器閎以奄奄誤作掩檀弓上周公蓋祔祔誤作附王制示弟故生也示誤作亦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脫家字儒行愼靜而尙寬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雜記下泄栁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

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作侯十年伐戴戴誤作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六年楚之嬴嬴誤作羸以類命爲象類誤作德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僖三年　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作涖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　姬寘諸宮六日宮誤作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傳誤作傳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

名之且誤作國二十五年昬而傳焉傳誤作傳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青郤穀可穀誤作𣪊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東傳于濟傳誤作傳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人爲從者之洿淹誤作流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作賜享江芊芊誤作芉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闕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作曰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邽誤作封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弒誤作殺二年晉侯伐鄭及郯郯誤作郔商紂暴虐紂誤作討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八年殺諸絳市絳

誤作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師誤作帥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郤
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十八年凡自虐
其君曰弒虐上多一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
師誤作侯且辟左右且誤作旦七年尋蟲牢之盟蟲
誤作蠱十七年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橐誤作槖襄十
年子蟜曰蟜誤作蟜今伐其師今誤作令十四年士
鞅反反誤作及十七年荀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
聘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含所不嗣事于齊者
事誤作是天子令德天誤作夫二十一年欒盈過于

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作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井堙木刊堙誤作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作餘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二十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作宴文子使召之名誤作君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單公子愆期期誤作旗駟帶追之駟誤作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二年春使上大夫逆之逆誤作送三年少姜有

罷而死美誤作齊知而復從復誤作弗四年恃險與
馬馬誤作焉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君若驩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九年無圉猶可圉誤作宥十三
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盧十四年楚子使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宗誤作宋二十年余不忍
其訽訽誤作詢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二十一
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作咸二十五年土平上
奔楚士誤作氏邊卬爲大司徒卬誤作印二十五年
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
掘定元年榮駕鵝駕誤作駕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

誤作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十年駟赤裸侯犯曰赤誤作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爲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宣二年以覜諸朝覜作示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生毋

相見死毋相哭毋字竝誤作母死毋誤作母死六年
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誤作未下同十年宋人蔡人
衛人伐載載誤作戴桓二年日有有則此何以書脫
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莊十九年此其言
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三
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
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年
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文四年其謂
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

誤作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臧宣叔者相也
叔誤作公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十
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
作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
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哀四年盜殺蔡侯
中殺誤作弑六年齊國憂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
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字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六年

簡車徒也徒作馬遙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者何
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
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弒君而
何而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
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爾
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年爾殺
吾君殺作弒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
作訴哀十四年有麏而角者麏作麕其先誤而後改
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元年孰弒之
矣使弒子般弒竝誤作殺僖十二年葬陳宣公宣誤

作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侯誤作師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皆卽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傅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誤作伐九年所俠也俠誤作挾莊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戳脫有字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罃誤作嬰二年三年同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

作王六年立異姓以涖祭祀立上多一　非字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一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囗之前作率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汝不知其仁仁誤作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再斯可矣斯誤作思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何德之衰衰
下多一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
乎爾作耳人潔己以進潔作絜其宂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替戾底廢誤
作底厎詡䜥也詡誤作䦱皇華也誤作華皇赫兮咺
兮咺誤作烜是刈是濩濩誤作穫木謂之虡木誤作
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澤烏鸔鸔誤作發莩麻
母莩誤作莩欆褱合欆誤作擭柷州木柷誤作祝魚
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燕白脰烏烏誤作烏楊烏

白鷺楊烏誤鸉烏醜烏誤作烏鳥鵲醜烏誤作烏鷽大鷽誤作大鷽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爲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卅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爲廿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爲廿卅字非矣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婋號虢虪彪虒褫字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渆娟字亦作姢避高祖諱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紲作緤棄作弃勸作勧葉作枼渫揲韘媟諜堞偞皆改從云民字缺筆作巳蚊作眡岷作岷泯昬緍痻碈暋

愍蟲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椹作湛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冊府元龜寶歷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元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字要濫惡而

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石而不言補刻夫建隆三年劉從乂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爲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甲子歲昭宗遷雒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王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說不同 朱彝尊曰尹王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兖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然成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金石文字記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爲補刻以成完書 池北偶談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開成二年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等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等并覃其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曝書亭集

顧寧人博學多聞考據不苟即石經辨析處一點畫未或輕易放過眞古來善讀書人也惜相去數千里不能縮地就正之金石録補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即黎持之記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尙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爲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以呂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

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

石經攷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語稱柳玭序訓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鎬陳觀田敏

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
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
書惟公羊前三禮爲郭嵠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
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石經攷異
太學石壁九經舊唐書謂爲有乖師法誠然但此必
須大有學識之人方能審定修舊書者學識想必不
高而敢爲此言不知於意云何至於顧氏金石文字
記所駮今試逐條攷之每有無誤而妄駮使石經受
其冤誣者又明趙崡石經鐫華云云竊以補字誠爲
紕繆然既别刻小石不與原文相亂則聽之可也予

所得石本乃從現在石上搨出其補字爲別刻小石與原文不相攙雜尙自顯然顧氏所据乃裝裱成冊者因裱匠取流俗郡塾中九經本按照前後用後人所補嵌入裝合輻凑竟如一手搨出者顧氏久客西安目擊此石乃不加詳核犄疏甚矣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顧云裒誤作褎案石經毛詩小雅常棣原隰裒矣釋詁裒多也而說文無此字俗本周易作裒多鄭荀董遇蜀才皆訓取則當作捊古以音近假借故作褎作裒則非又其孰能與此哉俗本與下有於字顧遂云脫於字亦非力少而任重古本如此不知

何人改為力小顧反据俗本駮石經云小譌作少亦非遘遇也俗本作姤說文女部無姤字在新附卦名古必作遘石經前已从俗作姤矣於此尚存一古字而乏部遘字正注遇也與見部覯遇見也相似顧氏習於俗學不足以知之顧又言有與今文不同而相通者如終來有它吉云云愚謂毛詩鄘風柏舟之死矢靡它小雅鶴鳴它山之石石經皆作它古字猶存顧乃以為與他可兩通非也大畜煇光顧亦以為與輝兩通不知本作煇石經是也作輝則非可與祐神矣顧又以為祐可與佑兩通不知說文祐在示部助

也而人部無佑字又部右字下徐鉉曰今俗别作佑則二字不得相通也又其受命也如響顧亦以爲與嚮兩通不知說文有響字無嚮字石經作響是也尚書臣下罔攸稟令令訛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二條皆唐石經爲地震倒損後人補刻之誤而顧謬以爲唐人之誤太誓中王乃徇師而誓補刻如此顧云徇誤作循案說文彳部有徇字注行示也引司馬法斬以徇晉人僞尚書變作徇石經於夏書允征遒人以木鐸徇于路用之而左傳僖二十八年殺顛頡以徇於師成二年郤子使速以徇襄十年帶其斷以

徇於軍之類並同漢食貨志亦云徇於路想石經太誓亦必作徇補刻誤作循但說文作袀不作徇此已非是俗乃又變爲狥說文犬部亦無此字新附亦無顧氏指後人補刻作唐人之誤又以其不從俗作狥爲非則謬矣乃汝世讐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子三條皆後人補刻非唐人之誤顧據蓑成者妄駁顧氏又據尚書中旁注者三條內一條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顧意謂卽開成時脫落旁注也畢氏關中金石記以爲謬謂旁注謬也而不能定旁注者爲何人其

意則以爲凡旁注皆非開成舉說甚是愚謂石經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此穆子約太誓文非引書故未遭妄人硬攙臣字至昭二十四年劉子謂萇宏曰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論語予有亂十人則亂字旁添注一臣字其字與太誓旁注者皆偏側天斜不成筆畫皆後世妄人添注非唐人之舊知者惟陸德明論語釋文云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要之隋唐間僞孔安國尚書杜預左傳盛行下里鄙師見書孔傳云治理之臣昭二十四杜云治臣遂妄添

臣字然德明習聞古義猶直斥其非開成亦仍不用
也若添注果出開成何以論語尚書并左傳共四處
皆同竟如有意脫落故爲旁添弄此狡獪有是理乎
知旁注皆出後世妄徒畢說確甚太誓雖皇甫謐僞
造時猶近古古學尚存取左傳綴緝成文决不加臣
字自露敗缺且攷襄二十八年疏引鄭元論語注十
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
生南宫适本無臣字故文母無嫌劉原父不通經妄
据俗本生疑改文母爲邑姜遂有妄人取唐石經四
處皆爲塡補臣字然尚留襄二十八年一歸至明古

義盡廢汲古閣刻五處皆直作亂臣矣以上專就易
書兩經除顧氏不誤者不論其餘各條摘出論之石
經不誤顧妄駁者半後人補刻之誤謬指爲石經之
誤者半此外各經未暇徧攷　皇侃論語疏久亡近
始從日本傳至或疑爲僞妄也然亦作亂臣愚則斷
其必非皇本之舊即邢昺疏本臣字昺之時劉侍讀
謬說未出昺未必敢遽于正文中直增一字必南宋
人增攷周家賢后妃如后稷之母姜原太王之妃太
姜王季之妃太任文王之妃太姒見於毛詩者則有
大序及周南關雎等篇大雅大明緜思齊皇矣生民

魯頌閟宫篇至邑姜則見於經傳甚少惟昭元年左
傳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杜預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叔成王
之弟如此而已釋地續攷得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
姜廟北齊王晞有賦宋政和五年有姜仲謙謝雨碑
如此而已不料竟以此易去文母充十亂中婦人之
數此趙宋𠎝論唐以前未有釋地亦以爲十亂之一
閻氏之學未能免俗　石經有旁注者有即就其字
改之者究不知出何人顧亭林指爲晁公武改畢氏
引惠棟云晁公武以蜀石經增改愚謂石經在唐末

列太學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棄之野外朱梁時劉鄩守長安輦入城置唐尚書省西隅宋龍圖閣學士呂大宗始移府學而建亭焉公武宋南渡後人足迹不至長安彼時因張浚富平之敗此地已入於金公武何由到此而增改其字或蜀廣政中刻石經南宋公武知成都或有所改若西安石經公武斷無改之之事顧惠說皆謬

補刻別刻他石固矣予所得本除周易末尾已殘缺外尚書末云西安府學官葉時榮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鐫字卜大臣毛詩末云西安府學訓導薛繼愚生員王堯典張尚德鐫其

周禮末但云張尙德刋儀禮末云大明萬歷戊子春三月吉補經府學官葉時榮蜀縣州人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鐫字匠卜大臣禮記末無名左傳末學官生員已漫但見生鄭二字又云卜大慶刋公羊末云咸寧儒學訓導楊千庭陳倉人張尙德刻穀梁孝經論語爾雅皆無名九經字様長安學訓導王元吉補修生員馬攀龍趙峢云王堯惠其實則堯典非堯惠也舉筆便誤如此　李鼎祚周易集解繫辭不言分章數孔氏正義則言分章自盍之招也以上爲第七章此下即接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此下即接

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此下卽接乾之策至可與祐
神矣此爲第八章此下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爲
第九章此下卽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此下卽接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云云李鼎祚分雖有異而其文
之次則無不同開成石經用王弼韓康伯本故分章
與正義同而文之次亦皆同子臧有元至正丙戌虞
氏務本堂刊周易程朱傳義每卷首並列伊川程頤
正叔傳晦庵朱熹元晦本義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
者卷九繫辭上盜之招也下卽接天一地二至天九
地十傳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簡編

失其次也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音訓云天一至地十今本在十一章首按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天一云云天數五云云又程氏張氏並云天一云云合在天數五上又天數五節本義云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攷單行本伊川易傳只有上下經無繫辭別有河南程氏經說第一卷即說繫辭更定錯簡之說在此朱子用之自夫子贊易下至唐代千數百年從未聞繫辭有所謂錯簡者伊川始特揭此論然經說中仍按原次以為說朱始毅然更之前明通行本皆遵之其實此經

文義相承本無錯簡也天一云云在第十章首而朱
云十一章首者朱分章與正義異　穀梁定十一年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
傳宋公之弟未失其弟也石經失去及仲佗石彄十
五字宋公之弟辰下直接未失其弟此書石經者筆
誤錢侗編

右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譏其字體乖師法近儒崑山
顧氏尤詆之予於癸巳歲取石本校勘再三乃知此
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
後梁補闕二也又旨旁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

若明人補刻闕字則别爲一石不與本文相淆而世俗裝潢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翦割聯綴之遂不復别識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刻而援爲口實不知其爲裝潢本所誤也若旁注之字惟易書詩春秋論語有之其尤戾於古者如易觀卦象添曰月不過四字書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墓上閭上俱添之字詩從夏南南下添姬字上入執宫功執下添于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二字歲其有有下添年字詒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姜與子犯謀下添飲之酒三字旅弓矢千弓下添十

旍二字奸絶我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公下添弃字我下添同字童子言焉子下添何字余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添掩字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使下添視寢二字是將行而歸爲子祀行下添乎字其四國當之之下添六物之占四字今子少不颺少下添貞字而告于知氏氏下添范氏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多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謂晁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考異在乾道庚寅帥蜀之日其時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

從增改之且公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十二
經皆有之而石刻旁注祇有易詩書春秋論語其非
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
適合然孟蜀石本經文卽用開成舊本公武作攷異
乃以長興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自言石經固脫
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亦非專信監本也予故謂
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於田
敏敏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
御覽所引經文間與旁添之文相合亦卽據當時監
本非別有古本也朱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經

間有數段咎經韓建築城委棄之後輦來城中偶有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所謂自郃以下無譏者矣乾符修改與初刻本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夫今人得宋槧本尚知寶而愛之此經刻於唐世同時儒者譏其蕪累固所不免越今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巋然獨存乃以繆戾譏之甚矣其惑也　周易十卷與今本異者君子以裒多益寡裒作褎力小而任重小作少雜卦姤遇也姤作遘攷說文無裒字鄭荀諸家易皆作捊取也褎从衣从采采與孚同則褎亦與捊通矣力少

而任重章懷注後漢書亦引之今本改爲小則與知小句重出姤字說文亦不載古文易作遘而鄭氏從之王輔嗣改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改此古文之僅存者石經勝于今本正在此等而顧氏皆以爲誤蓋古學之不講久矣略例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筌字初刻从艸後改从竹按說文無筌字荃蹄之語出莊子外物篇崔譔注荃香艸可以餌魚則从艸者爲正後人不知而妄易之　尚書十三卷弟三弟四弟五弟十一字畫似經重刻泰誓予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廿四年

余有亂十人論語予有亂十人俱有旁添臣字陸元朗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誤本增人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唐以前無此說也予謂石刻本增加字皆北宋人所作觀於此益信說文猒訓飽厭訓笮經典多借厭爲猒饜字此經萬年猒于乃德爾雅豫射猒也皆从正體此亦石經勝於今本之一證　毛詩二十卷詩以十篇爲什惟二雅周頌爲然若魯頌止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成什故但云駉詁訓傳那詁訓傳相臺岳氏本與石經同今本稱駉之什那之什者誤矣予尾脩脩石刻

作脩脩脩有蕭音故中谷有蓷篇與歎叶宋高宗御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脩字也賈用不售初刻作讐不遐有害初刻作瑕如彼遡風初刻作愬按說文無售遐二字晉人賦云愬流風而獨寫正用詩語此則後來改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非諒此用鄭義訓諒爲信無此疆爾界作介此從陸氏釋文碩皆以爲誤亦未深攷爾　周禮十二卷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石刻作槁攷說文無犒字小行人若國師徒則令槁禬之注引鄭司農說槁謂犒師也春秋傳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槁

爲犒之古文也攷工記妢胡之笴注云故書笴爲笴杜子春云當爲笴笴讀爲槀按說文無笴字石刻上一半雖殘缺下半从句不从可其爲笴無疑笴與笴字形相似讀笴爲槀聲尤相近也至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宥與侑通大宰邦甸之賦今本譌爲郊甸凡以神士者今本譌爲仕皆當依石刻正之顧氏轉以石本爲誤殊不可解若地官序官一篇遂師當承遂人之下鄙師當承長鄰長當承遂大夫之下而各自跳行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川衡之下中川非官名而亦跳行此則書石者之無學劉昫所譏殆爲是歟　儀禮

十七卷士昏禮燕禮二篇皆後梁重刻而燕禮篇尙
存元刻五六行鄉射禮重刻者三之一聘禮重刻者
大半此外皆元刻也而書法較之它經稍劣然監本
毛本此經多脫文賴有石刻後人得以校補厥功亦
偉矣士冠禮啐醴建柶興與士昏禮啐醴建柶興之
文同今本建譌爲捷鄉飲酒禮遵者降席席東南面
與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之文同大夫卽遵者
也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閽人爲燭於門外與大射
之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牢饋食禮尸受同祭于
豆祭與有司徹同祭于豆祭之文同今本受同譌爲

同受此以前後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司徹主婦洗于房中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洗下多爵字則與特牲文同予謂少牢有司二篇皆有主婦贊者授爵之文則洗爲洗爵可知特牲無贊者授爵一節故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脫文者失之矣喪服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諸番石刻爲下本有君之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此二字大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此文正同可證君之二字不可省今本皆無之石刻亦已磨改乃知初刻之精審乾符修改幾於

不知而妄作矣　禮記二十卷以御刪定月令弟一曲禮弟二曲禮下弟三檀弓弟四檀弓下弟五王制弟六文字與今本異者以相臺岳氏本校之多相合乃知俺翁正俗之功大也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按注云舉肺脊以經文但言舉故以肺脊實之且肺脊兩物如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亦當申明之矣岳本及衛湜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爲後人妄增無疑也喪大記子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衆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之文相涉而誤按下文士疏食飲水即衆士也則衆

土不在食粥之內矣學記燕辟廢其學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石刻辟皆作譬蓋用鄭義岳本皆作辟而圈去聲亦依鄭讀也緇衣章義癉惡今本義作善蓋後人依尚書改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尚書作善可證古本不爲善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岳本在昔作昔在石刻亦作在上帝而在字之上有闕文必與岳本同尚傳桎梏翦屏今本桎作挂挂俗字岳本作桎而圈上聲用陸德明音得其正矣他如豐耗之耗作秏竅

疾之廢作癈經鏘之鏘作鎗一个臣之个作介皆當以石刻爲正　春秋三十卷內宣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上卷尚存元刻五六行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一若僖公篇亦有數段似出後人重刻如僖六年面縛釋縛之縛皆譌爲縛救譌爲救與他卷全別定公篇亦似重刻越句踐之句他卷从口此从厶是其證也然較之後梁刻本則字迹遠勝之矣顧氏於此經所摘誤字甚多今攷之大率明人所補或係朱梁所刻非唐本之舊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此據陸氏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

傳書賜故注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宣三年晉侯伐
鄭及延今本作郔說文亦以郔爲鄭地然地名从邑
多由經師增益㢑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
內虐其君曰弑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
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刻且作旦夢必在夜則旦
義爲長昭三年少齊有寵而死今本齊作姜亦石本
得之定元年榮駕鵞今本作駕鵝字說文無之依正
文當用鳴假借同音則駕亦通也哀二十六年四方
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順也
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妄改顧氏皆斷以爲誤果

孰誤而孰否乎若石刻之勝于今本而顧所未舉者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于太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于經知悼子不書晉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義者也昭元年趙孟曰天乎今本天作天天與亡相對故云鮮不五稔也昭二十五年晉聞文成之世謂文公成公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本作文武誤矣哀元年宿有妃牆嬪御今本牆爲嬙

說文無嬙字陸德明云嬙本又作廧或作牆漢隸爿
旁字或變从广廧與牆實一字也哀二十六年越臯
如舌庸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今本舌作后以國語
證之亦當爲舌又如臯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
戌从一唯衛公叔戍从戈从人板本往往溷殽非得
石本何由決其異同以是知石刻之可貴也　公羊
十二卷與今本亦多異同如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
今本賤作賊據注云賤不爲諱則當爲賤也僖廿六
年乞者卑辭也今本乞下有師字據疏云乞者至若
辭則不當有師字也宜六年此非弑君如何古文如

與而𤕟當從古爲如也成二年郤克眣魯衛之使今本眣作昳說文有眣無昳當以今本爲長然陸氏釋文音舜又丑乙達結二反从下二音當爲眣从舜音當爲眣石刻蓋據陸初音也襄廿七年攜其妻子而與之盟今本攜爲挈注云挈猶提也按上文已有挈其妻子何氏無注注于此句之下知當爲攜字注中挈字亦攜之譌提攜爲疊韻故轉相訓也襄廿九年爾弒吾君今本弒作殺按下文云爾殺爾兄兄言殺君言弒詞有輕重之別石刻爲長定元年不衰城也今本衰爲蓑說文衰訓雨衣正字蓑俗字亦當从石

刻也惟成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今石刻依左穀增入非何注義矣　穀梁十二卷襄公篇爲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傳公篇亦似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顧氏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補刻則攷之殊未審矣隱元年貝玉曰含石本與監本同顧氏謂石經作殊玉欲以糾刻本之誤豈其然乎定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脫郊字石刻止存郊之變而四　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謂該誤爲郊又不然也　論語十卷願車馬衣裘衣下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

辭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益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氏義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人作仁而疏中仍有害人字益明人依朱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九字皇本無之石刻亦無此節宋人增注于旁非
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師寢不尸居不
客潦雕之爲彤皆據陸氏釋文而顧氏以爲誤何也
孝經一卷與今本無甚異同惟序文庶有補於將
來石刻無於字　爾雅三卷文字與今本異者多勝
於今本如釋詁厎厎止也釋文底丁禮反厎之視反
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厎爲廢不知注中替廢連文乃
訓替爲廢非本有廢字也釋言楷柱也今本皆从手
旁按說文楷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手也華皇也
今本皇在華上按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氣和謂

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也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爲盂荷芙渠今本渠爲蕖澤烏
蘋今本蘋爲蘾莩麻母今本莩爲荸蒙王女今本王
爲玉釋木味荎著今本味爲菋狄臧橰今本臧爲藏
釋鳥鸞白鷺今本分鶻鳥爲二字皆嘗依石刻正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西安府學大成殿後舊爲碑林今稱碑洞經始於宋
元祐庚午龍圖閣學士呂大忠自明迄
本朝屢加葺治余以乾隆壬辰歲政務稍暇進訪古刻
見屋宇傾圮經石及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悚息復議

興修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鏤得舊刻數十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以闌楯明代及近人所刻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諸永久壁經貞石頓復舊觀後有好古者舉而弗替可也關中金石記

鄭覃創立石壁九經舊史試其蕪累近顧亭林校此本亦云謬戾非一余嘗披金石文字記輒卽顧氏所摘誤字少為推證使世知石經所書其與今異者必多得之古通義或亦有晉宋舊本非盡可訾也易繫詞力小而任重顧云小誤作少案儀禮鄉飲酒禮主

人少退注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又少逡巡少亦作
小特牲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小也釋文作季少定
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云本亦作小君正義
曰少君猶小君也路史少昊幣文作小顥周書亦作
小顥少者小之文古文止用小是也是少小爲古通
用蠱則飭也顧云飭誤作飾案鄭本王肅作飾又姤
遇也顧云姤誤作遘案釋文引薛云古文作遘鄭氏
易同是姤與遘古今字又詩邂遘相遇釋文云遘本
亦作逅逅遘古並通用尚書臣下罔攸稟令顧云令
誤作命案命猶令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注令猶命

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月令命宰呂氏春秋作
令宰是命令爲古通用王乃徇師而誓顧云徇誤作
循案孔傳徇循也左氏傳文公十年國人弗徇服氏
作循云循順也見御覽引是徇古通作循予有亂臣
十人顧云臣字旁注案注脫文也顧氏云此者蓋因
有亂十人槪爲定本臣字爲後世附益九經古義攷有是說
魏略文帝詔周武剏予有亂臣十人奧在武帝時所
引圀若此又云穉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閭顧云
子下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案史記引書此文並有
之字是此添注皆非妄人詩戎車既飭顧云飭誤作

餙案呂氏春秋舉難篇舉難爲非則行餙注餙讀曰飭飭餙音相近葢亦通用字涼曰不可顧云涼誤作諒案涼彼武王韓詩風俗通並作亮論語君子不亮作諒書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漢五行志作涼陰字一音而文凡三是涼亮諒皆一字無此疆爾界顧云界誤作介案漢書地里志界休縣後漢郭太傳太界休人今並作介辟君章句介界也又以二字通釋葢字從同故爾書之皆通侯疆侯以顧云疆誤作彊案說文本作畺古字省又與疆通月令可以美土疆注土疆强檗之地季夏紀注疆界畔也釋文彊畺也

李翕天井道碑以彊爲疆焉緄碑以彊爲疆衡方碑以彊爲疆楊孟文石門頌綏億衙彊安平相孫根碑以寍土彊是彊古並作彊賈誼新書敬彊畔彊天子之事也匡謬正俗當音爲彊場之彊然則石經彊作疆依音通之亦是也周禮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顧云郊誤作邦宋他本郊甸亦作邦甸與石經合又注內明云邦甸二百里疏亦言三曰邦甸之賦鄭孔所見皆可依司几筵設筦筵紛純顧云筵誤作席案士虞禮記几席設如初注古文席爲筵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大射儀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是筵

與席爲古今字又特牲饋食禮腓用筵郭注爾雅引
作腓用席文選東京賦注引周禮正作設筦席紛純
筴禮疏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設莞席
紛純等信其古本亦如是也大司樂太師令奏鼓朄
顧云鼓誤作鼙案古今人表鼙作鼓是鼙與鼓亦同
用大戴禮鼙夜誦詩注賈誼云鼙史誦詩然鼙與鼓聲誤也案此亦鼙字省作鼓耳儀禮大
射儀坐授瑟乃降顧云授誤作受案士昏禮捂授玉
玉篇曰捂授也授亦作受特牲饋食禮婦拜受爵注
今文授爲受月令授車以級呂覽亦作受是授與受
古今通用字士喪禮祭服不倒顧云倒誤作到案呂

氏春秋愛類篇王何其到也注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背也太元經上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事上九到耳順注到耳逆聞也漢書匈奴傳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說文云不順忽出也從到子県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字到義皆作倒到郎倒古從省文禮記月令其器閎以奄顧云奄誤作掩案昭二十七年傳使公子掩餘史記作蓋餘韓非子說林將攻商蓋書又作商掩孟子誅紂伐奄亦此奄掩蓋皆字異而義同白虎通引公羊傳亡國之社奄其上令亦作掩淮南子原道

詁注淹讀曰奄漢隸字源郭仲奇碑掩忽徂亡嚴訢
碑掩忽摧藏義作奄漢書敘傳掩有東土並作奄是
掩奄亦古同用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顧云五
辟字皆誤作譬按鄭注辟猶喻也釋文謂譬喻也鄭
氏解正與譬同論語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弓人
辟如終紲釋文辟音譬此以音字作正文或亦古字
從省也詩幽風正義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
辟字而借聲爲義此又可舉證若有一个臣顧云个
誤作介案釋文个一讀作介尚書作介又釋文云一
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又作个公羊傳文公十一年而

況乎我多有之雖一介焉斷斷焉無他技孔光傳授
納斷斷之介此即約舉秦誓爲文已作介後漢杜詩
傳注引書曰如有一介臣文選註引若有一介臣石
經之立在文宗開成二年李善註引作介介當屬古
本無疑後徐氏以个列爲俗書云亦不見義無以下
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襄三年傳一
介行李石經介亦作个个介與个二字相易久矣不必
執一爲斷春秋左氏傳僖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頤
云新誤作親案書金縢惟朕小子其親迎鄭注云新
迎馬季長本亦訓親爲新詩東山鄭箋親迎周公注

仍訓爲新此舊作親而後人轉釋爲新大學在親民程子亦讀作新是也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顧云錫誤作賜案覲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書禹貢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錫土姓錫亦作賜攷司馬遷往孔安國問故所見是紀引賜古文也詩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爾雅釋詁錫賜也易王三錫命禮記亦有三賜之文新唐書高祖本紀熙生天賜舊書賜作錫此益證賜與錫爲古文可並用也宣二年趙盾弒其君夷皋顧云弒誤作殺案殺三傳文類如此悉宜讀如弒釋文于隱四年殺例云弒本

又作殺同音試凡弒君之例皆倣此是也周語晉侯
殺宋庠補音殺申志反亦讀爲弒宣十五年晉獲狄
土顧云土誤作士案古土字皆作士呂刑有邦有土
史記作有士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
甽浴土乎高誘曰士當作土世本相土作乘馬汲郡
古文同而左氏傳作相士古今人表亦作相土漢碑
若文多以土爲士是石經所依者與古同襄十七年
所不嗣事於齊者顧云事誤作是案洪範五者來備
史記作五事後漢荀爽傳作五韙注韙是也事與是
古亦通用襄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顧云過上多奔

楚二字案別本竊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略之
石經所據與別本同又此傳前文姤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今石經使字下旁添覗寢二字質之論衡引此
傳正與此同由此以例奔楚蓋非妄入矣昭二十一
年傳毀其西南石經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顧氏杜解
補正又引石經不以爲衍是石經較今文多者亦可
據如此三十年單公子愆期顧云期誤作旗案論語
巫馬期呂氏春秋作巫馬旗管子小匡弦子期爲理
期一作旗二十七年傳兎餘復攻甯氏顧云餘誤作
余案隸釋故民吳仲山碑父有余財義作餘余亦古

從省昭二十一年傳心是以感感實生疾顧云感誤作咸案易咸彖詞咸感也從省感即作咸上文窕則不咸釋文云本或作感咸古文感是上旣云窕則不咸故下云心是以咸從咸非誤公羊傳宋人蔡人衞人伐載顧云載誤作戴左氏傳伐戴顧云戴誤作載案左氏傳作戴釋文戴音載穀梁傳同公羊傳釋文載如字本或作戴然則石經亦從或本也周頌載弁俅俅郭氏爾雅註引作戴弁俅俅哀十五年傳景伯負載劉光伯亦作負戴鄭詩箋載猶戴也釋名戴載也其通爲訓義又如此兄左傳釋文內正作伐戴載字林亦作戴

是左氏舊本已作載陸氏所引爲不妄石經其亦依諸此也僖三十年歸惡乎元晅也顧云乎誤作于案王制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白虎通引乎皆作于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漢石經乎作于與下句比乎于荅同字耳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桓六年傳淫乎蔡乎作于顧氏又以與今文不同而得兩通是自相戾也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與齊何顧云何誤作河爾雅何鼓謂之牽牛顧云何誤作河金石文字記隋龍藏寺碑何人爲河人以爲瑰之不可通其誤與此同案漢吳公碑柰何作柰河唐契苾明碑父河力史亦作何力詩景員維河箋河作何河與何古同用廣雅河何也又

通釋如是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願云百誤作伯案漢書食貨志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爲百錢集古錄毛伯敦銘龔伯彝銘伯庶父敦銘伯俱作百是百亦通作伯宣十五年然後歸爾顧云爾誤作耳案論語女得人焉爾乎爾漢石經作耳玉篇引論語亦作耳爾與耳亦兩通論語爾愛其羊顧云爾誤作汝案皇侃義疏正作汝子使漆雕開仕顧云雕誤作彫案皇氏作彫又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釋文雕作彫公羊傳注禮天子雕弓詩行葦正義引作彫荀子宂略篇亦云天子彫弓是雕與彫爲一字再

斯可矣顧云斯誤作思案三國志諸葛恪傳引夫子曰再思可矣皇氏作再思斯可矣較今本多一字不知其仁及無求生以害仁顧並云仁誤作人案古之賢人也古本人亦作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人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明僧紹作仁栢人道因碑作栢仁二字古同用擘（？）新話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此敍可爲証三人行顧云三人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又云有誤作得案釋文正作我

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陸氏蓋兼此二本收之證以史記孔子世家必得我師亦以有作得何氏注亦言我三人行皇氏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殆由魏晉間人相傳是本有是字九經古義亦云顧氏習俗不考告夫三子顧云三上多二字案皇氏有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顧云脫之字案皇氏本無之字何德之衰顧云衰下多也字案莊子人閒世云何如德之衰也漢石經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閒也來者猶可追也三句較今本並多也字皇氏本亦多也字爾雅替戾底廢顧云廢誤作底案釋文正作

底厎翮纛也顧云翮誤作翮案宋本翮作翮與石經
合皇華也顧云誤作華皇案釋文先華後皇孛麻母
顧云茡誤作孛案釋文作孛此皆臣氏所收古本信
可據依而顧氏惟從監本校勘石經又漫無所旁推
宜其以偏證獨斷從而失之也至云凡經中二十字
三十字石經皆改經文而爲廿卅字非案漢石經論
語卅而立年卅而見惡焉古本經文已如是又考工
輪人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
合而爲二十字此尤見石經非無據也顧氏是正文
字不爲不審然猶不免小有失而況學顧氏之學者

與書之以誌警也　論語石經字旁注者於貧而樂下注道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皇侃義疏亦作貧而樂道此古本皆有道字之徵今率從脫文矣舊唐書云石經脫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不改未必非此書之作俑信然哉授堂金石跋

五經文字序例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
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戾矣王者制天下
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
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
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
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以六
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
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
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

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吕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　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書猶□□□□□□□蕩而無□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　上言其狀　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

尚書省參季承　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
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
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爲後辟爲避大爲太知爲智之類經典通用陸
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
固當以此正之惟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删定月令依卒其背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
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參
古之士且知所歸至其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
體若難暑同物禮經相外舊爲遐同姓春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支錯之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爲鄕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决其當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
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旁而已猶慮

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儀復無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朙古文作坐篆文作埜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宜變爲且晉變爲肻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議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昔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書變爲詩棗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様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

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畧不集錄以
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
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六月
七日司業張參序

文刻全書後不錄九經字樣仿此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
十八日書　　刻字人魚宗會

新加九經字樣壹卷

右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玄度狀准大和柒

年拾貳月伍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
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様歲月將久晝點
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就正
訛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様未載者古今體異隸
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
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
爲新加九經字様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
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様之末
用證紕誤者其字様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牒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固言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使司徒兼中書令使

新加九經字樣序

覆定石經字體官朝議郎權知沔王友翰林待詔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撰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總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

微臣之上請許於　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
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曆中司業張參挍衆字之謬
著為定體号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
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
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
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
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為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
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
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
定其音旨今　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漢石經著為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汙衊淟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皡博士公肅韋公肅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

墉而比之其劉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
背施陰陽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渙
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
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大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
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
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
順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宋梁
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
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爲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
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

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金石文字記

唐人以說文字林取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所書景龍觀鐘

猶帶篆分遺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曰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刋正謬失甚有功于學者日知錄

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大和間祭酒齊皞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

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畱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顔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

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山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闕

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末叔當日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擿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旣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以告學者云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洊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元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揆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刱立石經今長安所

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于元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曝書亭集

唐張參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末書乾符三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書重校勘定則此刻在僖宗朝明矣乃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歷中所刻予嘗疑之今考唐封演聞見錄謂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考驗參遂撰五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是大歷末嘗刻石之一證也又

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云是大歷末嘗刻
石之又一證也不知摭孫何據而云然然此經之書
壁在大歷十一年上距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參
即博證實援何須若是之久意參校定在天寶而書
壁則在大歷以中更安史之亂也且書壁未必即出
于參參在天寶中已爲司業必無閱二十六年仍守
一官之理疑是時參已不在即使猶在書亦决不定
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于壁如
漢蔡中郎之所爲也况禹錫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
自牧乃特記書壁之歲月則此經非出參手書益明

矣羣書疑辨

玉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
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
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以考正俗體譌
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
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
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
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
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

撰序曰詔委儒官勘校經本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陸德明釋文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皆不集錄顧氏既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寥略夫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石經且五經文字為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焉獨得闕故書此補之書錄解題云五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按此與九經字樣為兩書　石經攷異

五經文字三卷唐張參撰里貫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

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刻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誤也
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
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
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
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韋博
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
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衆如一覩此言可以知五經
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間乃易以
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

考冊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書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辛部脫去睪字註十九字蓋字併註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眞焉

九經字樣一卷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

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
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
四百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分爲七十六部蓋二
書相輔而行當時即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
地震二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
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間傳寫失眞及校者意改往往
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
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
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註者則云
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一書義例之

異云

右五經文字三卷國子司業張參撰成於大歷十一年洎開成中始刻于石朱錫鬯謂參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予攷唐書李勉傳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又常袞傳袞始當國議增給百官俸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趙甚皆少給之是則史于參事固不止一再見矣吾於勉傳見參之見重友朋又於袞傳見參之不阿貴近參雖無傳未爲不幸也石刻參字下从彡後

人妄改從小　右九經字樣前載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牒尾列銜者六人曰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曰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曰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固言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並與唐書宰相表合鄭覃以僕射不書姓唐宋故事如此曰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下注使字而不名者劉從諫也攷本傳大和初拜司空六年入朝明年還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云檢校司徒而宦官仇士良傳稱澤潞劉從諫上書請清君側士良沮恐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則傳蓋漏此事矣傳

云進司空而三公表無之豈是檢校司徒非眞拜也
裴丁檢校官例不書曰司徒兼中書令下注使字姓
名俱不書者裴度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自北宋至明末嘗彫版其損
闕漫滅處當悉存其舊毋庸臆補近有祁門馬曰璐
刻本自謂舊購宋拓石經因依樣繕寫彫版於家塾
然以石經校之每有字畫尚存而肆意改竄者繆稱
宋拓僞蹟顯然孔繼涵刻本又據馬本合諸王堯惠
補字以補石經之缺戴氏震稱爲核訂精審然以石

經校之仍多字畫倘存而肆意改竄者又其偏旁違戾如目爲目月爲月廿爲卄之類盈萬累千是其蹐駁覩馬本又難道里計也　九經字樣狀牒結銜頗用俗字自序巳後結體謹嚴點畫不苟鋟以今字寫說文形模不失而異同亦不少說文是木版轉刻固不若石本之可憑也武林趙氏昱嘗得是書舊鈔本凡十九翻有文淵閣鈐記葢明御府物全氏祖望有跋謂是王荆公所定本荆公欲作新經先成字書詳見宋會要案宋會要世所罕見但謝山非漫言者或有然也余攷玉海宋重和元年以張參唐元度所譔

辨正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則趙氏所得或是重和本然其書經進給發後又不知歸誰氏今無從借觀可惜也嚴可均唐石經校文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